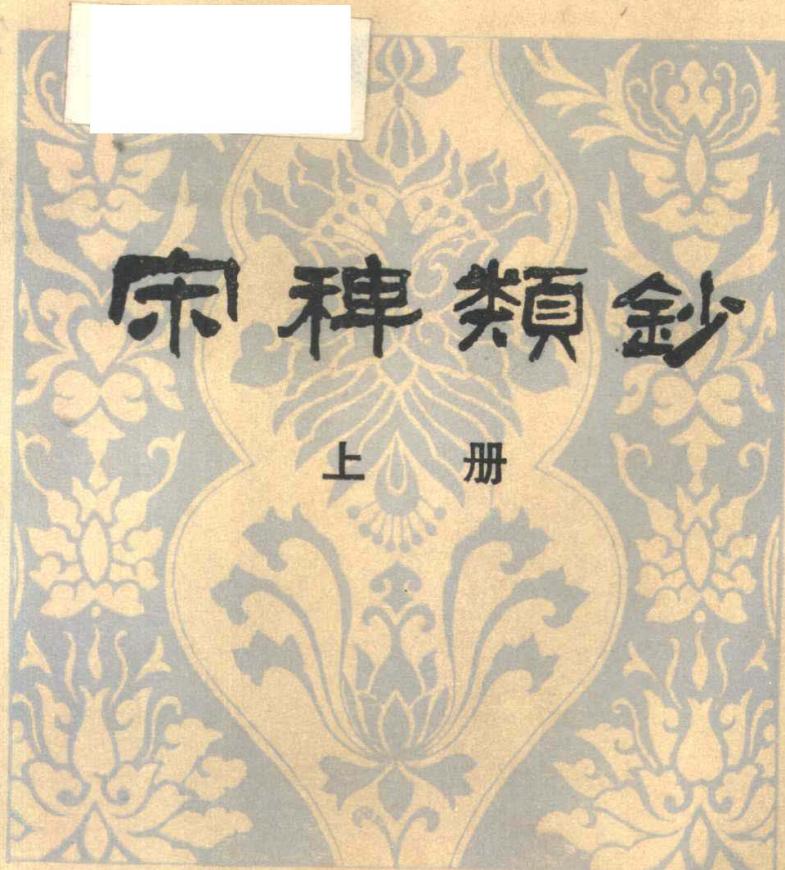


• 史料笔记丛书 •



(清) 潘永因 编
刘阜英 点校

书目文献出版社

宋 碑 类 钞

(上册)

(清) 潘永因 编

刘卓英 点校

书目文献出版社

宋 稗 类 钞

(下 册)

(清) 潘永因 编

刘卓英 点校

龙溪胡氏藏书

宋碑类钞（上下册）

（清）潘永因 编

刘卓英 点校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秦皇岛市第二印刷厂排版

河北涿县辛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5印张 534千字

· 1985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6,300册

统一书号：10201·41 定价：4.2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清朝潘永因采录前人野史、笔记、诗话等群书，经过章节与文字上的加工整理，编辑而成的笔记集。

书中搜罗了很多宋代的传闻佚事，可供小说著作者等采择；很多故事能使人们从中得到启迪；一些内容又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笑资料；有些篇章能开扩人们的见闻，增长人们的知识等等。本书对文史研究者及广大工作者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宋 碑 序

金沙潘子大生，前年有《读史津逮》之刻，余既僭为之序矣。一日者，其弟长吉手一编，示予曰：“此予所辑有宋一代人物掌故，名为《宋碑》者也。”予受而读之，大约探未见之书，聚可喜之事。事以类分，类复年次。大者，干城名教；精者，裨益身心；微者、浅者，亦可以增扩见闻，资助嗫嚅，诚有令人爱玩而忘倦者。《宋史》庸秽芜冗，极为不堪，有明巨公，如归震川、汤临川诸先生，皆有志更定而未见成书。学者憾焉。今得长吉此编，如饥年嘉谷，属厌饱满。学者亦何幸乎！予因语长吉：“礼义悦心，刍豢悦口，生人之所同然，而君秘之枕中，犹香积天厨之富，而一人独饫之也。仁者顾如是耶？”长吉曰：“公之同好，吾志也。予其为我一言识之。”抑予闻大生更有《明碑》一书。诚得好事者并行之，如车之两轮、人之联璧，不更快人意哉！后之有事于宋明两代之史者，必将取材于二编也，故书以俟之。

康熙己酉，清和月上浣，湖上李渔笠翁撰。

凡例

一 兹编尽采稗史。其或有正史一二间出者，以事载稗编，故亦加采择。虽事同而文实异也。

一 事以类分。虽原本世说，然彼辞尚简。要令隽永可味，兹体欲详赡，俾本末粲然，盖代有升降，则文有损益，难以强同。故间有鸿篇大章，亦加采择，不敢妄截鹤颈，致削英华。

一 诸家所载，有同一事而笔有高下，词有烦简，兹字栉句比，必期于当。有一条之内，窜易四五而后定者，颇费苦心，非止照本誊录也。

一 条中间有芜句冗字，略加裁节。或前后宾主颠倒，紊乱亦为更定。至于一应波澜，点缀关键段落，不敢妄动，使文气勿属。

一 事取关维风化，裨益身心。或搜罗遗佚足补正史，或采择新奇可助谈资。远及梯航载纪，下自委巷丛谈。其有一技擅长，片言居要，凡耳目所经，俱勤加汇辑，惟恐或遗。

一 正史称谓，义例一定。兹则或以名，或以字，或以官爵、地溢，俱本原文，取其错综互见。凡正人君子，虽称名，益光、蔡京、秦桧辈，即加以鲁公、太师之目，实益难副。

一 或一事之美恶，前后同符，其系师承与夫暗合，俱不可知。兹必汇集一处，以便后人上下定论，非止易于观览。

一 诗词之类若止采名篇佳什，与撰诗、选词何异？兹必因事附出，方加采录。

一 或事可入此兼可入彼，必斟定所重以从焉，非漫无主见任其两歧。惟有一则之中，前事既以类从，后或间有缀以他事，不复过为分截，贻割裂之讥也。

一 事有足采，而本文冗长，颇费裁剪；或已经后人演为小说，撰为传奇；凡茶坊酒肆，贩夫牧竖俱已习见、习闻，不复混入，以繁笔墨。间有一二偶存，以其事可师、可法，有裨名教，不忍弃置也。

一 事有非关赵宋，而前后相符，或足备参考，亦间存之，附于每条之下。以往证今，粲然可观。

一 宋室以理学擅长，然程型朱范，止堪羽翼经传，不关稗乘风流，故勿混入。

一 兵燹之后，藏书荡然，多方购获得一善本，如饥获太牢。虽隆冬不惮呵冻，盛暑不辞挥箑，勤事编次。所列采用书目，尚有十之二三止据节文，未暗全本。若尽发二酉之藏，以供三余之用，当更有可观。兹不无遗憾云。

一 述而不作，奏功似易然。考较群籍，含英咀华，醇疵可否，斟酌去取，五载于兹。稿经数脱，方始成编，亦云难矣。

一 类中复叙时代，但约略先后，为之编次，庶几有条不紊。若责以分毫无爽，则有编年之书在。

一 兹编告成，旋有《明稗》之役。凡庚申君末政有与开创相启动者，俱列于《明稗》前。中分元事于宋明前后，似为得体。

再欲就所采之书，各自为条，又不便参互错综，以便讨论，因遵刘氏《世说》、何氏《语林》例，事以类分，时以代次。凡为类六十，约五倍于惠生先生所钞。盖踵事而增

华，非入室而操戈也。编次既定，藏之箧笥。会周北川谒选天官，一见此书，把玩弗释。私与子静李子谋寿枣梨。日夕校仇，前此鲁鱼亥豕，其为切劘也多矣。戊申北川出宰澄江，遂毕业焉。嗟夫！《宋史》芜秽，存而若亡。兹卷既出，奋笔著作者，睹鸿文以备采择；留心稽古者，征轶事而广见闻。为宋朝正史前驱，不亦可乎！己酉孟夏书，云氏又识。

宋稗类钞目录

(上册)

卷之一

君范	(1)
符命	(16)
吏治	(39)
武备	(52)
遭际	(65)
异数	(74)
诛谪	(85)

卷之二

谗险	(96)
谄媚	(106)
科名	(117)
隐逸	(132)
躁竟	(145)
奢汰	(150)
叛逆	(172)

卷之三

厚德	(179)
雅量	(196)
鉴识	(203)
才干	(225)

品行	(233)
忠义	(241)
贞烈	(264)

卷之四

家范	(273)
志尚	(280)
豪旷	(296)
放诞	(303)
权谲	(310)
颐养	(329)
闲情	(339)
异稟	(361)

宋稗类钞 目录

(下册)

卷之五

文苑	(369)
博识	(386)
诗话	(402)
词品	(428)
俪语	(443)
辞命	(452)
尚论	(464)
格言	(474)

卷之六

箴规	(485)
称誉	(495)
诋毁	(505)
诙谐	(528)
绻缪	(565)
尤悔	(580)
伤逝	(589)

卷之七

宗乘	(593)
道教	(609)
报应	(617)
神鬼	(630)
怪异	(644)
方技	(657)
工艺	(674)
音乐	(679)
饮食	(682)

卷之八

古玩	(693)
八法	(720)
丹青	(735)
草木	(752)
鸟兽	(761)
搜遗	(776)

宋稗类钞卷之五

文苑

书读五车，言成一家；玉琢而楮，笔生而花；排沙拣金，含英咀华，集文苑。（宋兴一代文章，其羽翼经传者，尊张程朱陆；其鼓吹休明者，推晏殊王曾，俱置弗录。寥寥数则，譬之小玑，聊堪握掌，亦同珍味，略一染指云尔。）

杨文公亿欲作文章时，虽有宾客饮博投壶弈棋，笑语喧哗，而不妨构思以待。少焉客去，挥翰如飞。文不加点。每盈一幅，则令门人传录。若遇名胜留题，顷刻成数千言。真一代文豪也。大年七岁时，对客谈论，有老成风。年十一，太宗召对便殿，授秘书省正字，且谓曰：“卿离乡里，得无念父母乎？”对曰：“臣见陛下，一如臣父母。”上叹赏久之。初入馆时，年甚少。故事初授馆职，必以启谢执政。时公启事，有曰：“朝无绛灌，不妨贾谊之少年。坐有邹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时称之。

前輩嘗說北朝致祭皇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隨

自撰曰：“惟灵巫山一朵云，阆苑一团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轮月。岂期云散雪消，花残月缺。伏惟尚飨。”仁宗大喜其才敏给，有壮国体。洪忠宣公自岭外徙宜春，没于保昌。张子韶致祭，其文但云：“维某年月日，具官某。谨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灵。呜呼哀哉！伏惟尚飨。”景卢深美其情哀怆，乃过于辞。

二

谢希深绎，尝作杨秘监启事。有曰：“曳铃其空，上念无君子者；解组不顾，公其如苍生何！”大年题于所携扇曰：“此文中虎也。”欧阳公尝云：“三代以来，文章盛者称西汉。希深于制诰，尤得其体。常杨元白，不足多也。”

三

五季文章，卑陋极矣。然当时诸僭伪，其国亦颇有人。尝游博白之宴石山号普光禅寺者，为屋数椽而已。其山迥绝，洞穴怪奇。得一碑，乃伪汉时人为寺记。特喜其中两语云：“蔬足果足，松寒水寒。”

四

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侍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如坡公岭外诗，叙虎饮水潭上，有蛟尾而食之，以十字说尽云：“潜

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只著渴字，便见饮水意，且属对亲切。（一作“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欧文忠公曰：“使子修史，万卷未已也。”改为“逸马杀犬于道”。）

五

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惟喜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览小说，如厕则阅小词，盖未尝须臾释卷也。谢希深亦言与宋公垂同在史馆，每奏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音，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欧文忠公因谓希深曰：“余生平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公又谓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钱惟演初谥思。其子争之，改谥文僖。）

六

钱思公镇洛，所辟僚属，尽一时俊彦。时河南以陪都之要，驿舍常缺。公大创一馆，榜曰临辕。既成，命谢希深、尹师鲁、欧阳公三人各撰一记。期以三日后宴集赏之。三子相掎角以成。文就，出之相较。希深之文仅五百字，欧公之文五百余字，独师鲁止三百八十余字，而语简事备，复典重有法。欧谢二公缩袖曰：“止以师鲁之作纳。吾二人者当匿之。”丞相果召，独师鲁献文。思公曰：“何见忽之深？已簪三石奉候。”不得已俱纳之。然欧公终未服在师鲁之下，独裁酒往，通夕讲摩。师鲁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诸君文诚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尔。”永叔奋然持此说，别作一记，更减师鲁文二十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师鲁谓人曰：“欧九真一日千里也。”思公兼将相之位师洛，

止以宾友遇三子。创道服筇杖各三。每府园文会，丞相则寿巾紫褐，三人者羽氅携筇而从之。

七

孙何性落魄，而嗜好古文。为转运使日，政尚苛峻。州县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灭者得数本，钉于馆中。孙至则读其碑，辨识文字，以爪搔发垢而嗅之，遂往往至暮，不复省录文案。

八

梅询为翰林学士。一日书诏颇多，属思甚苦。操觚循阶而行，忽见一老卒卧于日中，欠伸甚适。梅忽叹曰：“畅哉！”徐问之曰：“汝识字乎？”曰：“不识。”梅曰：“更快活也。”

九

真宗即位之次年，赐李继迁名，复进封西平王。时宋湜、宋白、苏易简、张洎在翰林，俾草诏册，皆不称旨。惟宋公湜深探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进辞曰：“先皇帝早深西顾，欲议真封，属轩鼎之俄迁，建汉坛之未逮，故茲遗命，特付渺躬。尔宜望弓剑以拜恩，守疆垣而效节。”上大喜。不数月参大政。

十

夏竦，字子乔。幼学于姚铉。铉使为水赋，限以万字。竦作三千字示铉，铉怒不视。曰：“汝何不于水之前后左右

广言之？”竦益之得六千字。铉喜曰：“可教矣。”

十一

《五代史》：汉王章不喜文士。尝语人曰：“此辈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国？”算子本俗语。欧公据其言书之，有古意。温公《通鉴》改作“授之握算，不知纵横。”不如《欧史》矣。

十二

嘉祐中，诏宋景文、欧阳文忠诸公重修《唐书》。时有蜀人吴缜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请于文忠，愿预官属之末。上书文忠，言甚恳切。文忠以其年少轻佻，拒之。缜怏怏而去。逮夫《新书》之成，乃指摘其瑕疵，为《纠缪》一书。至元祐中，缜游宦蹉跎，老为郡守。与《五代史纂误》俱刊行之。绍兴中，福唐吴中实元美为湖州教授，复刻于郡庠，且作后序，以为针膏肓，起废疾。杜预实为左氏之忠臣，然不知缜著书之本意也。

十三

旧传欧阳文忠公虽作一二字小简，亦必属稿。其不轻苟如此。然今集中所见，乃明白显易，若未尝经意者，而自然尔雅。东坡大抵相类。初不过为藻采也。至黄鲁直，始专集取古人才语以叙事。虽造次间必期于工。而世所传宋景文《刀笔集》，虽平文而务为奇险，至或作三字韵语。近世盖未之见。传崧卿给事尝盛暑中以冰馈同舍。其简云：“蓬莱道山，群仙所游。清异人境，不风自凉。火云腾空，莫之能